

入得菜场
与
出得菜场

罗鹏飞



余姚“菜场女作家”陈慧创作的散文“热辣滚烫”，接地气，聚人气，有志气，扬正气。央视、《浙江日报》等众多媒体报道过她的散文品质及长期隐忍的生活状态。她于2018年出版《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2021年出版《世间的小儿女》，2023年底出版《在菜场，在人间》。一个在菜场里卖小杂货的流动小摊主，一个每天把时间掰开来用的人，竟然能接连写出如此质朴无华、干净利落、耐人寻味的文字，着实让人感慨。

新著《在菜场，在人间》成功塑造了在菜场讨生活的底层群像，包子铺的师傅、杀猪贩肉的屠夫、头脑灵活的捕蛇人、收废品的“破烂王”、修鞋换锅底的手艺人、靠种庄稼换取生活费的农民……陈慧笔下，是喧闹菜场中的众生相。她写市井百态、红尘冷暖、街谈趣事、花鸟虫鱼，更写一个个平凡生命在竞争激烈的夹缝中不懈努力求生存的状态，鲜活的人物个性和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跃然纸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菜场不仅仅是陈慧谋生的场所，还是她对这个社会的瞭望窗口。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格外注重对当事人生活横断面细节的还原与人物心理的剖析。她细致描述每个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经历，让读者深切体会到人物面临困境时的心路历程与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最终战胜困难的同时，能够感受到那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攀援爬坡的奋斗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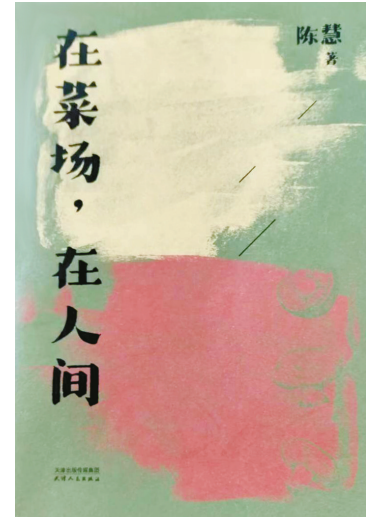
作者与《在菜场，在人间》里的人物群像，可互为镜像，他们的共同点是平凡人演绎出不平凡的壮举。每天清晨在四明山区梁弄菜市场路口摆摊的陈慧，小推车上是日用百货，诸如热水瓶塞、打火机、塑料绳、牙签、袜子、剪刀……上午卖货，下午进货，或充分利用零碎时间阅读和写作，这是陈慧的日常，周而复始，延续已久。时间没有辜负既有灵性又十分勤奋的陈慧，她不经意间与周遭的环境、人物、事件相融。文学赋予她一双专注观察底层人们生活的眼睛，她将平行的视线投注在顾客、旁边摊主、乡居邻舍上，将他们的寻常生活如实记录。这种“日常生活”的个体叙事方式，变成了人们生活中触手可及可亲可爱的一部分，被还原为一种生动的、接地气的客观存在。阅读她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层愉悦的享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能从作品人物中汲取负重奋进、向上生长的精神力量。

陈慧《世间的小儿女》被《文学报》列入2021年8月好书榜，《在菜场，在人间》被《文学报》列入2024年2月好书榜。一个乡野作家的作品，在很短时间内引起业界广泛关注，这是对默默付出辛勤劳动的充分肯定与厚重奖励。

菜场是个微观社会，《在菜场，在人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可信度超高的微型调查报告集。陈慧扎根于菜市场，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是她谋求物质生活的保障，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源泉。她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菜场文学”是从她脑子里、心里生发出来的，别人无法模仿。

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句子。“阿瓜的脸圆圆的，两只腮帮子堆满了肉，所以他的鼻子只能委屈地在两肉肉之间塌着。鼻子塌着，嘴唇偏偏不肯服输，厚厚的凸出了一截子。”（《阿瓜》）“他笑起来喜感十足：嘴角和太阳穴紧急‘会师’，满口异军突起的大黄牙啃一下露出嘴唇。”（《赘肉》）陈慧的写作语言已自成体系。在她的文章里，句子不再是僵硬的文字排列，而是表情达意的独特方式，说话人的神情、口气、性格、思想境界、真假善恶，呼之欲出。这是由写作者传达出来的综合气质，这构成了陈慧“自己的句子”。

陈慧是能得谷壳搓成绳子的高手。她入得菜场，也出得菜场。她以锐利的目光勘察人性之不同，然后付诸文字，追寻文学温润人心的恒常之美。



捧出梵王宫”。

天童寺古松道上有三道山门，第一个是伏虎亭，第二个是古山门，第三个是景倩亭，又称“更衣亭”。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佛教徒到此搭衣。

此外，天童寺还有许多人文景观，包括建筑、园林、诗文、楼台、碑刻、书法、绘画等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所说的天童，不仅是宁波的天童，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天童，同时也是东亚文化圈共同的天童。

都坐到土台上。张孝祥见此情此景，感慨万分，赞叹道：“三代礼乐，今归释氏矣！”于是，他给亭子题了匾额，名曰“揖让亭”，以示纪念。20世纪60年代，因修公路，揖让亭移至塔侧。目前所看到的“揖让亭”匾额，是后写上去的。

可见，无论是镇蟒塔，还是揖让亭，都有美丽的传说，他们是天童的珍贵文化遗产。

此可知，这口锅铸造于崇祯十四年，即1641年。

那么，铭文中的“锡山良治曹二房造”，又为何意呢？锡山，指的是今江苏省无锡市。在明代，无锡冶炼坊业比较发达，无锡有曹氏三兄弟，他们各自经营一家冶坊，分别称作曹大房、曹二房、曹三房。曹氏冶坊所造的铁器色泽黑而光亮，表面油润细洁，故有“良治”之称。天童寺的这口巨锅，就是曹二房铸造的，并且从无锡运至天童。

可见，天童寺里，围绕着饮食、餐具、餐厅，有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文化遗产和故事。

道元在天童山挂锡，特意去看他。二人再度相逢，道元高兴不已，赶紧请教之前在船上留下的文字和修行问题。典座又给道元指点一番，为道元开启了新世界。典座所言“遍界不曾藏”，指的是大千世界无任何隐瞒，现实世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起初，道元看来，典座一职，只是做些杂务，受苦受累，对于追求修行悟道没什么好处。修行悟道应该坐禅、读经、参话头，而烧火做饭之类的日常炊事劳动与佛道无关。然而，典座开启道元，任何事情都含有禅的精神，炊事也有禅，炊事禅。文字也不可执迷于文字的表面，文字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融会贯通，达到真正的目的。由此，道元最后表白：“聊知文字了辨道，乃彼典座之大恩也。”

雪舟是日本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画家。1467年，雪舟随遣明使船来中国，从宁波上岸。在宁波期间，雪舟游览了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尤其在阿育王寺，他获得了“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称号是个荣誉称号，不是实际职务。天童寺授予他“第一座”，也就是“太白山天童景德禅寺”的首座，也许是因为他是外国僧人，自古以来，对外国友人，我们一般会给予特别的关照。雪舟赴明朝之前，他的僧位是“知客”，也就是寺院中负责接待客人的僧职，僧位并不高。获得“四明天童第一座”的称号，对于雪舟来说，是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也引以为豪，在晚年的书画中，经常以此作为落款。可见，天童寺已深入日本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日本文人及僧侣向往的地方。

也是日本禅宗文化的源头。在日本禅宗文化形成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天童，且其道风一度风靡日本，成为日本僧俗崇敬的圣地。以天童寺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跨越时空，演奏出一部精彩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文交响曲。

天童文化，不局限于佛教本

宁波文化史上的天童寺

刹”中五山的第三山，在江南佛教文化中居领先地位。宋元时期，天童寺成为日本、高丽曹洞宗的祖庭，天童寺的曹洞宗、临济宗思想均在东亚佛教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册立天下寺名时，定名为“天童禅寺”，赐“中华禅宗五山

之第二山”。清代，则以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

天童寺不仅是一个建筑，一个场所，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在天童寺及其周边，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走过松林步道，进入天童境地，用王安石的一句诗概括就是“青山

镇蟒塔与揖让亭

次作乱，禅师建塔镇之，称其为“镇蟒塔”或“五佛塔”。

南宋时期，鄞县人张孝祥（字安国）考上状元后，在朝廷做官。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一月，他回到家乡，同阿育王寺住持大慧宗

杲禅师一起去天童寺拜访住持宏智正觉禅师。当他们二人走到小白岭的镇蟒塔附近时，宏智禅师早已在那里等候。两师相见，喜出望外。在亭子就座时，他们互相谦让，礼数有加，谁也不肯落座，最终两人

天童寺里的餐厅及大铁锅

来。正在纠缠之时，密云禅师进堂，阻止了他们的纠纷，让云游僧在那位置上吃饭，自己在对面设座。从此以后，天童寺住持席就挪到了主座对面，原席位建龛供奉，传承至今。

为了纪念此事，现在供应堂正中央的佛龛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

弥勒示贫相 稳坐主位 当
纠察拖耳耳拖长
密祖现海量 喜让客僧 命

侍者移座座移位

密云禅师被尊为天童寺中兴之祖，对天童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天王殿”三字匾额，就是密云禅师于崇祯八年（1635年）手书。

天童寺保存有一口铁锅，此锅巨大无比，深1.07米，口径2.36米，重约2吨，被称为“千僧锅”。锅沿上有两处铭文，一处写：“大明崇祯辛巳十四年仲冬重铸造”，另一处写的是：“锡山良治曹二房造”。由

天童寺与中日文化交往

天童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海外传播广，尤其在日本产生过不小影响，这也是日本称宁波为“圣地宁波”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代，有一位日本僧人叫龙山德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抵达宁波后，因未获准上岸，就想偷渡进城。他半夜偷偷地爬过城墙，一下子跳进城内。如此高大的城墙，他竟然能翻进去，其勇气可想而知。他跳进城内，恰巧坠入一个富豪家的院子里，被守卫捕获。据《龙山和尚行状》记载，当抓到他的主人问其为何偷渡时，他用笔答曰：
我在日本，远闻天童和尚道风，故来，求出生死道也。

由此可见，天童禅法在日本有多么大的名声。龙山德见为了去天童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背负偷渡的罪名也要一睹天童道风。幸好，主人夫妇素来信佛，第二天，主人带着他拜见了时任天童寺住持的东岩净日禅师，告知此事，偷渡事件才得以圆满解决。

龙山德见来宁波的时间是1305年，此时的天童寺已名扬日本。那么，天童文化又是如何走出宁波而影响日本的呢？通过了解几位日本僧人的事迹便可略知一二，他们是：荣西、道元与雪舟。

荣西是日本临济宗祖师。他曾两次入宋，他的入宋求法之路，在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一条鲜明的文化交流轨迹。

第一次是1168年，四月三日出发，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宁波。这期间，他到阿育王寺朝礼舍利、巡

礼天台五百罗汉，停留4个月后才回国。

第二次是从1187年至1191年。在宋生活5年，这期间，初于天台万年寺师事虚庵怀敞禅师修学禅法，并随其来到天童寺学习。虚庵见天童寺的千佛阁破损严重，发愿重修。荣西得知后，为报师恩，欣然许愿，提出回日本后愿寄来良材，以助修复千佛阁一臂之力。

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秋七月，荣西乘杨三纲船离开明州。回国后，果然从日本运来大批木材，以援助修建破损的千佛阁。楼钥《千佛阁记》载：“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鞏致山中。”可见当时的壮观场面。

如今，千佛阁已不复存在。但是，天童禅寺在内外二“万工池”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一个千佛阁遗址，称“千佛亭”，以期复现当初的这一段历史。

1223年，五月四日，日僧道元正在船上和日本船长聊天，一位老僧上船来，欲购买日本产的香菇。道元一边劝茶，一边询问，得知老僧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典座。于是，二人促膝长谈，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这一段经历，不仅令道元本人终生难忘，同时也在中日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道元在《典座教训》中记下了当时的精彩瞬间。典座，相当于禅寺里的厨师长。

小结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宁波承担了重要角色。时至今日，日本在佛教、艺术、文学和习俗等方面，仍然包含许多宁波元素。天童寺早在1000多年前就影响日本，同时

天童文化的传承与丝路文明

李广志 文/摄



天童寺第一道山门“伏虎亭”。

天童寺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天童寺几经磨难，曾遭受台风和暴雨的摧毁，每次又得以复兴。

唐代至德二年，即757年，天童寺从东侧山上搬至今天的位置。唐肃宗赐名“天童玲珑寺”，从此天童寺开始走上兴盛的道路。目前保留的万工池，就是从那时开始修建的。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赐字并书写“太白名山”。宋嘉定年间，天童寺被列为“禅院五山十

如今，在鄞州区东吴镇小白村，保存着一条小白岭古道，沿着古道往上走，就到了小白塔。关于小白塔，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唐会昌年间，心镜禅师任天童寺住持。小白岭上有一条巨蟒，经常出来作祟，行人深受其害。于是心镜禅师投给蟒蛇一些馒头，并运用神通法力将食物变成“馒头石”。蟒蛇吃不下，死后化为灰烬。为防止蟒蛇再

天童寺里的餐厅称作“供应堂”，又作“斋堂”，是僧众吃饭的场所，为明代建筑。一般情况下，餐厅的中间诸位是固定的。谁的位置？自然是本寺院的住持之位。但是，天童寺的供应堂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它的中间位置供奉着一尊佛龛，里面是弥勒菩萨。在它对面才是住持座席。这也是天童寺的独特之处。

为什么如此布局呢？相传，明代复兴天童寺的密云禅师在任期间，一日午间开饭的时候，有一个外地云游僧，一屁股坐在住持席上，坐下就不动了，纠察僧怎么劝阻也不肯离开，揪他耳朵也不下



今小白岭上的揖让亭。



天童寺保存的明代“千僧锅”。



天童寺新建的千佛亭。